

● 禹 明 著

爱的回旋曲



爱的回旋曲

● 禹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爱的回旋曲

禹明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280 册

*

ISBN 7—5378—0564—4

I·542 定价: 4.30 元

目 录

一	雷雨之夜·····	(1)
二	老色鬼·····	(10)
三	缠脚·····	(17)
四	杏树下·····	(24)
五	追寻·····	(30)
六	阴谋·····	(37)
七	冤家路窄·····	(43)
八	夜逃·····	(49)
九	磨坊会·····	(59)
十	寻甥女·····	(67)
十一	在田家窟·····	(73)
十二	“出笼鸟”·····	(79)
十三	“织布”大会·····	(85)
十四	“玩古疯子”·····	(91)
十五	就是他，就是她·····	(97)
十六	恶有恶报·····	(104)
十七	泄密之祸·····	(111)
十八	审讯·····	(117)
十九	狱中遇亲人·····	(123)
二十	一根火柱·····	(128)

二十一	坏透了·····	(132)
二十二	打败日本再说·····	(137)
二十三	“引” “丑” 奇遇·····	(144)
二十四	在敌人窝子里·····	(152)
二十五	新任务·····	(160)
二十六	不准见·····	(167)
二十七	私定终身·····	(173)
二十八	为什么·····	(179)
二十九	杨公馆·····	(188)
三十	没有想到·····	(194)
三十一	将假就假·····	(201)
三十二	处决·····	(209)
三十三	巧遇·····	(217)
三十四	痴情郎·····	(223)
三十五	再入虎穴·····	(230)
三十六	军统特务·····	(237)
三十七	惨死·····	(244)
三十八	为国捐躯·····	(251)
三十九	认亲·····	(258)
四十	成婚·····	(264)

一、雷雨之夜

一九二一年夏天，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入伏以后，一滴雨也没有下，石头烤得流出了油，整个大地像个熬子，烫得人们连路都不能走。

一天晚上，天空中乌云翻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

程家庄的程二一家，喝了些中午剩下的野菜汤，谁也没有和谁说话，都悄悄地爬到土炕上睡去了。

程二老婆挺着个大肚，每天吃点猪茶狗食，饿得头昏眼花，站立不住。圆大的脸盘，瘦得黄白黄白的。两眼塌陷，眼圈黑灰，十分难看。两只脚肿得象气球，明溜溜的，连鞋都不能穿。

全家人都睡着了，她睡不着。肚子里的孩子象天上的乌云滚动着，产前的阵痛开始了。她爬起来，忍着只有母亲才能承受的那种痛苦。她没有哼一声，在刺眼的电光闪射中，她看到铺着烂席片的土炕上，挤着老小三代人：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光身露体，一个比一个消瘦；不到三十岁的程二，脸上布满了汗水冲刷的痕迹，嘴巴上和脸颊上长满了黑森森的胡须，看上去足有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的婆婆，五十刚出头，脸上的皱纹象核桃皮，和那灰白的头发配起来，不

看七十，也看六十。

程二的女人在想，现在家里只有五升米，一斗多高粱，怎么活下去呀？天这么旱，年景这么坏，已经有五张嘴了，再生一个，六张。只有程二一个人动弹，还得给地主还债。人常说：“家有五口，一具牛还得紧走。”六口人六张嘴呀！要是生下男孩，就是把两个闺女卖了，也得把他养大，要是再生下女孩，就把她……

在可怕的巨雷暴雨中，孩子落地了。

离开母体的婴儿哇哇地哭着，程二的母亲被惊醒了，她坐起来惊讶地问：“生下了？好！二货，二货，快起！”

程二的女人爬在炕沿上，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老太太想点个灯，哪有火柴？也没有油呀！幸好有电光，借着不时闪射的电光，剪断婴儿的脐带，把孩子抱到了土炕上。

“妈，你看是男是女？要是女的，赶快把她掐死……快！快看看。”程二老婆微弱的话，很难让人听清。不过，她婆婆还是隐隐约约地听懂了。她摸了摸孩子，借着电光又看了看，对媳妇说：

“你倒有说的，一个羊儿一条道。要活都活，要死都死。她也是一条命呀！”

程二老婆一听婆婆的口气，就知道又生了个女孩，气得一下昏倒在锅台下。刚被叫醒的程二，从闪射的电光里看见了，赶快下去，慢慢地把她扶到炕上。他妈用大姆指切住人中穴，过了好一阵才哼出声来。

“妈，你把她……把她掐死，快！快！她是个讨债鬼，留下她，我就……我就活不成了……”

婆婆听见媳妇气得连话都说不清了，只好随口答应：

“行，行。”

程二的媳妇叫苦儿。从名字上看，就知道她不是活了二十三岁，而是在苦水里泡了二十三年。

原来，苦儿的爹也是个穷光蛋，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八岁就给地主放羊。到三十岁了，还是个光皮的干人，连个老婆也娶不下。地主刘长寿为了让他给自己当一辈子奴隶，借给他一百五十串钱，帮他找了一个患有癆病的寡妇。娶过的第二年，生了个男孩，过了三年，又生了个女孩。有癆病怎么能生孩子呢？第二个孩子，生下后就把她折腾坏了。上面大吐血，下面大出血，没有五天就死了。她死了还不算，刚埋了不到七天，三岁的男孩，得了急性痢疾，也死了。

苦儿她爹，老婆死了还没缓过气来，儿子也死了，他疯了。疯得睡觉不知道颠和倒，吃饭不知道饥和饱，白天黑夜满山遍野地乱跑。就这，地主还逼着他去放羊。有一天，地主刘长寿把他拖拽到家里，说他装疯卖傻，吊起来打了个半死，硬让别的羊工把他拖拉上山去放羊。结果，他疯疯颠颠，从崖上跌到了山沟里，活活摔死了。

程二家和苦儿家是门对门的邻居。程二娘看见苦儿一家四口，不出一个月就死了三口，丢下一个刚出生的小闺女，眼看也要饿死了，就把她抱回家里，让自己一岁多的儿子吃些饭，把奶让给这个可怜的孩子。慢慢抚养大了，就给起了个名字，叫“苦儿”。

程二的爹娘，对待苦儿和亲闺女一样。苦儿也把程二的爹娘当成了亲爹娘。苦儿长到了十三岁上，长得高高大大，看上去象个十六、七的大姑娘。程二家爹娘早想把她嫁给程二做媳妇。这时，地主刘长寿死了，他儿子刘吉庆出来说

话了：

“不行，这闺女她爹还欠我家一笔债，让她还完债，你家再娶。”

程二爹说：“这孩子是我们抚养大的，她爹娘骨头早烂了，怎么能让一个闺女家还债？再说，你说她爹欠你的债，也得有个凭据呀！”

刘吉庆拿出他父亲刘长寿活着时写的契约，一边狡猾地笑着，一边说：“哈哈，我还能讹他，人常说私凭文约官凭印，有契约在，你看看。契约上写得分明：一百五十串钱，十年还清，本利三百串，他给我家放羊，不到三年就死了。不算利钱，也还欠我一百五十串。他死了十三年了，我就等他这个闺女长大还债哩。契约上写得清楚，他还不完，由他孩子们还。我看在死人的面上，不再加一分利钱，就算对得起他啦！”

“我不识字，不知道文约上写的什么。不过，人常说，女儿是一门亲，总是人家的人。要是男孩，你让他还债，还情有可说，这女孩子就……”

“女孩子咋？”刘吉庆发了火：“女孩子也得还！文约上也没有写男女。现在就让她来我家干活顶债。债还不清，你家要娶她，办不到！”

程二爹没法，只好咬了咬牙，答应由他刚刚十五岁的二儿子给他白干七年，替苦儿家把债还清。这样，刘吉庆才允许让苦儿嫁给程二。

程二给地主家干活还债不到两年，伤寒病流行到程家庄。程二的爹和哥哥都病死了。埋葬死人，程二又借了一笔债。随后，苦儿又生了两个孩子。千斤重担压在肩，程二被

压得头抬不起来，气出不上来。每天，两头不见太阳，给地主白干着活；他妈和苦儿，又养育孩子，又纺花换布，还揽一些活给人干。就这，三个大人干上一年，到冬天往往连个棉衣、棉裤都穿不上。常常是揭开锅没米下，吃了上顿没下顿。

吃不饱、穿不暖、又有痨病的苦儿，怀上第三个孩子以后，她就盘算：程二兄弟三个，他妈为了救自己，早早地把老三的奶断了，结果，不到三岁就死了；老大，连婆姨也没有娶下就病死了。我再不给他家生养个男孩，我这身体，说不定一年半载就完了。我一死，不会再有人嫁他，程家不就绝了后，断了根？可生男生女不是由人定的呀！要生个男的，再受罪，也要把他养活大，好接程家的香火；要再生个女的，只能给程二添张嘴，还不如咬咬牙掐死她。

程二他娘懂得媳妇的心事，也同意她的想法，可孩子一落地，老太太就下不了那个狠心了。在苦儿的苦苦哀求下，只好流着眼泪勉强答应了。

苦儿听见婆婆答应了，还想说什么，可心里难受，浑身疼痛，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天快明了，雷停电熄，雨下得小了，程二想让苦儿睡下，歇一歇。他娘马上阻拦说：

“不行，不能让她睡下。坐月子，坐月子，要坐一个月。刚生了，哪敢睡下？让她靠住墙坐坐，我给她熬些米汤喝。”

苦儿靠住墙坐好后，微微地睁开眼，对程二说：“你，你赶快去，把她掐死扔掉，要不，我，我……”

程二哼了一声，看着他娘。他娘无可奈何，不敢说什

么，只是流着眼泪，用一件烂布衫把孩子裹住，推给程二，用头指了指门子，让他把孩子抱走。

“这……”程二只吐出这么一个字，就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不敢再说什么，他知道苦儿的脾气，她想定要干什么，是很难拨回头的。

孩子又哭了，程二怕苦儿听见难过，赶快抱了出去。

天刚放亮，暴雨后的洪水到处奔流。程二踩着雨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孩子使劲地哭叫，好象她已懂得人事，知道她要被掐死、扔掉。程二想下手，可他的手在颤抖。他不忍心亲手掐死自己的亲骨肉，他走到村里常扔死孩子的崖边，想用力一扔，把她摔死。

“真的又是个女的吗？”他解开烂布衫想看看。孩子瘦得象个小老鼠，顶多有三斤重，头发倒挺黑，左手手腕上还有一块扣子大小的黑痣，他用手摸了摸。

“算了，就是女的。唉！你为什么不投胎到有钱人家去，投胎到这穷人家，怎能活成？迟早总是个死，你就早点好死吧！”程二自言自语地说着，好象这样可以给自己壮壮胆，解解愁。他合上眼，咬着牙，屏住气，两手卡住孩子，正要往出扔……

“住手！”

程二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是王有金。

王有金胳膊窝下夹着一卷谷草，本地人一看，就知道他来这里是要干什么的。

程二看了看王有金，没有吱声，想把孩子赶快扔下去。王有金一看，不由地高声喊道：

“你要干什么？”

王有金把谷草卷往崖下一扔，立即返过身来把程二拦住。

“唉呀！你疯啦？孩子还哭，你就要把她扔掉？”

程二又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一下坐到了地上，“哇”地一声，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亲娘一样，大声哭了起来。哭声掺和在洪水声里，好象大地都在恸哭。

王有金怕程二把孩子扔掉，一把将孩子夺过来，抱到自己怀里。程二怕别人听见他的哭声，猛然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程二，孩子！孩子！”

程二听见王有金在高声喊他，又返了回来。他一边哭泣，一边说：“好我的有金兄弟！你知道我的光景。我那老婆的脾气，你也知道，她、她……不说了。你孩子也死了，你就把她收养下吧！你们不要向外人说，我也永辈子不给人说，就算是你家生的，我求求你，你就救下她这条小命吧！”

程二和王有金，大一岁小一岁，小时候住得不远，常在一块儿玩耍。现在长大成人了，又都娶过了媳妇，有金又搬到了村子最北头住，两个人很少见面，更不要说到一起坐坐说说了。

两个人，一块儿长大，遭遇却不同，家境也不一样。王有金家虽然也穷，但比程二家闹得活泛。弟兄五个，父母健在。老大是个木匠，老二挑八股绳，做小生意。有金是老三，弟兄五个数他长的个儿大，人们都叫他“大个子有金”。

王有金和他父亲，还有两个弟弟，租种着刘吉庆家的地，每年下来，除了交租子，糊嘴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两

个哥哥没有老婆孩子，能给家里添补些活钱。这样，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

有金的媳妇，姓胡叫成花，和有金一般大，都是二十四岁，成花十六岁嫁给有金，十七岁开怀，生了三个，一个也没有活成，都是发高烧，抽风死的，现在又生了第四个，没过三天，上午发烧，晚上就死了。

生一个死一个，有金两口子不仅伤心，还感到丢人败兴，让人知道了会说自己连个孩也不会扶养，所以有金等不到天明，冒雨就去扔死了的孩子，免得白天让人看见了笑话。有金去扔孩子，成花爬在炕上抽泣。有顿饭功夫，成花听见有金进了门，走到炕沿跟前，悄悄地说：“快不要哭了，孩子又返活了。”成花没有吭气，连动也没有动。心想，死了半天，哪能返活？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也说笑话，她心里很恼怒，真想骂有金两句。

“真的，你起来看看，这不是孩子？”

说也奇怪，有金抱的孩子，忽然吱吱哇哇地哭开了，成花一听吓了一跳，猛一下坐起来见有金怀里真的抱着一个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她睁着哭红的大眼一面问，一边伸手把孩子接了过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真的是咱孩子活了吗？”成花一边解开包着孩子的小布衫，一边追问有金。

有金是个爱说笑的人，平时常和成花开玩笑逗着玩，这时他也想逗逗成花，说：“怎么？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识了，你看那儿不像？”

“有点像，可咱孩子比她胖得多呀，你看这手腕上还有

个黑痣，这哪里是咱孩子，你快告我，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王有金把拣孩子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成花一边听有金说，一边把孩子的嘴巴往奶头上移。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从她降临到人间，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哩。当她的嘴接触到奶头时，就停止了哭声，使劲地嘬开了。成花低下头，听到孩子咽奶的声音，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也是个女的，唉！要是个男的，该多好呀！”

“看你说的，要是个男孩，人家还舍得活活地扔掉！女的也好，咱那个不也是女的吗？”

“是什么时候生的？”

“程二说是半夜里，雨下得正大的时候。”

“真怪，和咱孩子死的时辰一样，大概是咱孩子转生的吧！”

“也许是，咱就好好抚养吧！咱生了四个，一个也没有活成，或许别人生的好养活。”

二、老 色 鬼

王有金要了孩子的事，别说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有金的爹妈也不知道。这孩子真好，爱吃、胃口好，几个月就吃得胖敦敦的。三个月能翻身，六个月能坐。有金两口子高兴得抿不住嘴。可是，成花奶得这孩子越亲，她就越不放心。她怕孩子大了，程二反了口，这不就白给人家抚养了？孩子长到一个生日，成花就提出来要离开这个村子，想搬到她娘家那里去。有金不同意，他说：“程二家女人已经死了，程二是个老实人，决不会反悔，你就放心吧！再说，咱两个老人，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五个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小媳妇；一个孙子，咱们走了，他们能高兴吗？不能这样做。”成花说不服有金，只好把走的念头暂时放在一边。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王有金下了要走的决心。

事情是这样：有金结婚时没有房子住，他爹找到地主刘吉庆，给人家说了一河滩好话，想借打谷场上放农具的房子，让儿子先把婚事办了。刘吉庆总算看在老佃户的面上，答应了。不过有个条件，到秋收打场时，一定要腾下。

成花娶过来了，刘吉庆一看，长得十分俊俏，在程家庄再也找不到比她强的了。刘吉庆是个见了女人走不动路的人，成花长得这样好看，又是他家的佃户，就产生了不良的动

机。有一天他到了场房里，很关心地对有金说：“有金，再有两个月就收割庄稼了，房子没有找下吧？我想让你两口子先搬到我院里那间小东屋里住，你看怎么样？”刘吉庆笑咪咪地对有金这样说。

“多谢老东家，我怎么能住到你的院里？不敢，不敢！你不要怕，到打场的时候，我一定腾出来。”

“看你，你我两家，还用说这话，你先搬进去，等你找下房子再搬，这还不行！”

王有金心里清楚，知道刘吉庆不怀好意，可成花不知道呀，她还觉得这个东家是个好人哩。刘吉庆走了以后，她埋怨有金说：“你这个人，人家让咱们搬到里边住，你怎还不愿意？”

“你知道个屁！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接着，王有金把刘吉庆的为人给成花说了一遍。成花一听，脸色都变了，说：“哎呀！那咱赶快搬走吧。你不在家时，他就来过两次，问长问短，说话也和和气气，我还以为他是好人呢！”

又过了几天，刘吉庆瞅见王有庆不在家，又溜进了成花家里。这回，成花心里有了数，对这个老东西戒备上了。

“你们就搬到里边住吧，咱们可以天天见面，我也可以照顾你，行吧？”

“天天见面，照顾你……”成花听出这不是好话，吓得她心蹦蹦地乱跳。她慌慌张张地说：“东家，这事我做不了主，你不要和我说，等有金回来，你和他说吧。”

成花看见刘吉庆有点异样，想拉拽她，急得她说：“东家，他快回来了，我要拿柴火做饭……”说着，猛一下冲到

了门外，连头也不敢往后扭，一直跑到公婆那里。

有金从地里回来，不见成花，便到他爹那里找，见成花很不欢喜，觉得事情不妙，于是在村里一个大院里，找了一间草棚，收拾了一下，瞎胡混住了进去。刘吉庆知道那院里人多，再没敢去。

过了七八个月，草棚的主人要把草棚拆掉，重盖新房，王有金只好在村北的一孔土窑洞里住下。有金和成花认为，刘吉庆年岁已经不小了，不会再干那种事了。可是，狗改不了吃屎，成花搬进了土窑洞，刘吉庆就又打上了主意。

一天下午，刘吉庆到了成花家中。

“老东家，有事吗？”

“没有，没有，闲转转，来看看你。好久没有见你，你还这么漂亮。住这窑洞有危险呀！我院里那间东房还空着，你们还是到那里住吧！”

“不用！三口人，这里能住下。”

刘吉庆笑眯眯地坐到了炕沿边上，正要挑逗成花，成花的婆婆来了。老地主没法，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鬼头鬼脑地走了。

还有一回，刘吉庆怀里揣了几尺布，悄悄地又溜到了成花家里。

“听说你孩子快满周岁了，要做生日，我送来点布，给你孩子做件衣服吧。”

“不要，哪儿能这样，快拿走吧！”

刘吉庆嘻皮笑脸地往成花手里硬塞，成花使劲推，刘吉庆趁机拽住了成花的手，往怀里拉。正在这个火候上，有金进来了，一见此状，怒气冲冲，吓得刘吉庆把手里的布也掉